书院制教育的理论探索——以行远书院为例

周容容，申国菊，刘文帅
中国海洋大学

摘要 书院制教育是解决当下教育困境的理想方法。本文对书院制教育理论发展及现代大学书院制教育发展现状进行阐释，继而以行远书院为例，深入剖析了行远书院的育人理念及其合理性。在育人理念的指导下，行远书院努力打造“文理融通”的核心课程，创设“一体两翼”的教学模式，强化“荣誉自律”的学生管理模式，以期培养能够适应未来社会需求的人才。行远书院不断探求内涵式、特色化发展，践行“文理融通”理念使之贯穿全环节，主张“精准施力”以促进学生自主学习，构建“生生互动”场景实现朋辈互助。

关键词 书院制教育；行远书院；育人理念；文理融通；精准着力；生生互动

一、书院制教育理论发展

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社会科学蓬勃发展，这些思想也影响了教育的导向和方式。比如60年代在人本主义浪潮下心理学有所发展，认为教育是为了帮助人自我实现；70年代开始，有关学生发展的讨论则不局限于心理，而是扩展到了认知和智力的发展，并且要求教育要能够促进学生认知和情感的发展。这些理论成为了西方高等教育研究的基石，而我国现代大学书院制度起源于欧美高校的住宿式书院模式和古代书院制传统，因此这些理论也进而影响了我国书院制教育理论的发展[1]。

1. 人本化思想教育

人本化教育思想在20世纪60年代盛行于美国教育界，主张教育应培养“整体的、自我实现和创造型的人”，对当代世界教育实践产生了诸多影响。人本主义心理学之父马斯洛提出“需求层次论”，认为教育应当关注学习者的内在自我[2]。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的思想也对“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方法做出了诸多贡献[3]。奥尔波特的研究对于学校教育中的个别化和个性化课程设置以及教育对于学生寻找自我独特性的作用等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1]。

2. 学生发展理论

随着高校对于学生事务工作的关注，有关学生发展的研究在美国教育界达到全盛，教育者们确定了教育为发展“全人”的理念，关心如何促进学生的正面成长，探索建设有利于学生成长的大学环境。

其中，皮亚杰从认知结构的角度提出了阶段性的思维发展特点，这使得教育者们意识到教育工作应当时应个体在每个阶段的发展特点。亚瑟•奇克林的“七变量理论”[4]夯实了西方住宿学院制的理论基础，他提出学生在大学阶段建立自我认同同一性过程需用通过七个变量来评价，即能力、情绪管理、处理依赖与独立、建立成熟人际关系、自我认同、发展目的和追求、发展整合。而为帮助学生完成七变量，大学需要创造一个全方位的支持环境，也就是住宿学院。我国的现代书院制度可部分地溯源至此。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研究者[5]还从社区融入、课外活动、朋辈群体、教职工等角度关注高校学生的发展。

3. 中国的本土教育理论

除了上述西方的教育思想，结合我国国情，许多教育家提出了更符合我国高校实际的教育理论。比如钱穆[6]提出“执中两用”的教育理念，认为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点，以西方教育理论为参考，确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目的，并主张教育应促使个体受到文化的浸润，在本民族文化中完成对自我意义的追寻，同时，钱穆还指出大学本科阶段教育就应该先以通识教育为主，开启学生心智。梅贻琦[7]也曾提出“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的教育宗旨，培养全面发展、具有健全和自由人格的人才。目前，许多高校仍在参考类似理论，立足国情、校情探索成立书院。

二、书院制教育实施现状

高校毕业生就业现状令人担忧，由此可见高校培养模式与现代化市场需求可能脱轨。此外随着高校发展[8]逐渐功利化，大学内部精神氛围更加稀薄，这些都构成一个教育危机。如何破解这个危机呢？现代大学书院制是一个理想的选择，它是融合西方住宿制学院教育以及[9]继承中国古代书院精髓建立起来的一种跨专业学院的学生教育管理制度。现代大学书院制[9]是以学生社区为平台，以学生全面发展为目的，以素质教育为理念，以课外培养为途径，整合和构建的新型学生教育培养组织。以期培养出具有广博的知识基础，扎实的专业知识，独立思考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高尚的道德情操的“全人”。事实也证明在[8]书院里，有文化熏陶的氛围，能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与动力。

书院制教育在国内方兴未艾，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20年，我国共有97所高校已经建成或初步形成书院[10]304个，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国内一流高校在建设“双一流”过程中，纷纷强化本科生人才培养顶层设计，以现代书院制为重要抓手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专业之外各种知识特别是人文通识的浸润滋养，设计行为养成培育场景，培养满足未来社会需求以及适应社会变化的高素质人才。

书院制教育成效有目共睹，但在实施过程中仍面临许多困境，如质疑书院制改革成效，担心书院制改革带来高校管理主体和管理层次增加，造成高校治理结构更加复



杂，进而影响教学运行秩序；课程体系化建设不足，课程设置面狭窄，培养目标不明确，与学生适配度不高；书院导师数量不足，导师投身书院动力不足等。如何对当前书院制教育发展初步取得的成效进行合理有效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出一系列易于推广的书院制教育改革措施，建立有别于专业教育评价机制的，独立的书院制教育评价机制，成为目前书院制教育改革的重要课题。

三、行远书院育人理念

行远书院成立于2015年，作为中国海洋大学的通识教育实验区和本科教学改革的“特区”。设立行远书院旨在打造“厚基础”的知识根基，提升“宽口径”的从业能力，养成“深识见”的思维自省，以期培养出胸怀理想、肩负责任、心智健全的现代公民，能够理解知识、发现知识、创造知识的人才以及能为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和社会的进步服务的有用人才。基于以上的目标愿景行远书院创新性地进行顶层架构设计，以“三通两识”教育理念作为指导纲要。所谓“通”，即努力打通古今中外，会通人与自然，融通科学与人文。所谓“识”，不仅是指知识，而且更是指见识，即建立在广博的知识之基础上的思想和见解，尤其是批判性思辨能力。知识与教育者、学习者的关系，是知识备于“我”，而不是“我”备于知识。在这个信息泛滥、知识爆炸的时代，以书院为依托进行通识教育才给人以定力、眼力和心力，以应对迅速变化的社会。

行远书院“三通两识”育人理念的提出结合了当下高校人才培养现状以及学生自身发展诉求，在发展历程中不断实践、摸索而形成的办学核心思想和目标方向，同时也是书院发展的价值引导和方向指引。书院的培养模式及学生管理等各项工作都是在育人理念的指导下，形成一套自适应、独具特色的体系。通过追踪数届书院结业生成长情况，证明了书院育人理念的合理性、创新性及超前性。从书院结业的学生在学习能力、思考能力、表达能力，以及对环境适应能力等各项能力显著提升。在书院育人体系潜移默化影响下，帮助学生拓宽知识面的广度，提升思维深度，成为一个能够适应未来社会需求的人才。

四、行远书院培养目标、方法及模式

行远书院组织开展通识核心课程教学，旨在帮助学生拓宽人生视野，在人格培养和能力训练上打下基础，培育能够适应未来社会需求的“博雅”人才，让“博雅”推动终身学习。学生将通过课程学习、反思讨论、生活训练、书院活动，调动求知欲望，拓宽认知视野，强化问题意识，增强以宏观的思维分析问题、以微观的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三通两识”育人理念的引领下，行远书院重点开展通识教育核心课程教学和书院生活训练，制定了多项特色制度。

1.“文理融通”的课程体系

行远书院始终坚持“文理融通、大口径、高要求”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建设标准，逐步构建起以人格培养为基础、以实践应用为支撑的行远书院核心课程体系。建成了以“大学之道”“日常物理”“世界文明史”“数学、天文与物理”“大海洋”“中国古典学”“西方古典学”及“语言：认知与文化”8门课程为核心的课程体系，覆盖书院学生两年学程。同时，为扩展书院学生胸襟视野，进一步丰富书院课程体系，行远书院设置“行远讲座”“博雅讲坛”，作为课程教学的重要环节。讲座立足博雅，内容横跨思想启蒙、世界格局、政治经济、考古发掘、史学研究、气候环境、生命科学等多个领域。

2.“一体两翼”的教学模式

行远书院探索形成了“以学生为主体，导师和助教两翼并进”的教学模式，实现书院“全过程跟踪、全资料记录、全方位支持、全环节反馈”的教学设计，确保学生习得知识方法，锻炼思维能力，具体来说：

设计“授课—反思—自学”学习模式，建立起“3+1+2+3”的书院特色课程学习制度，即课前预习3小时、分组讨论1小时、教师授课2小时、课后反思作业3小时。

以导师为主翼，通过组建高层次教学团队，设计“学习引导”“课程梳理”“自学反思”“作业巩固”等一系列教学环节，确保学生深度参与课程学习。

坚持以助教为辅翼，首创由学生担任小助教、书院秘书担任课程助教的“二级助教”体系。

3.“荣誉自治”的学生管理模式

行远书院确立了“综合选拔、集中住宿、双院联动、荣誉自治”的寄宿制书院学生综合管理模式，充分发挥学生书院、学院双重归属优势，有效提升学生荣誉感与自我定位。

一方面，行远书院每年面向大一新生招收学生，经过笔试遴选、面试考察、集训选拔后，录取院生在保留原学院专业学习的基础上，在书院住宿区集中住宿，书院学习生活期间，学生将跨专业交流从课堂延伸至生活日常，有效实现不同专业学生的思维碰撞，深度贯彻书院教学理念。两年学程结束后，学生回到院学院住宿区继续学习生活。

另一方面，强调荣誉精神与学生自我管理。一是通过设计“行远书院荣誉院规”“行远书院荣誉规则”“荣誉课程”“荣誉不监考”等制度，引导学生不断自我反思，提升自我定位，实现自我约束；二是通过打造书院荣誉文化墙，举办结业典礼，强化仪式感教育，营造书院独有的荣誉文化氛围；三是通过设置“院长奖”“博雅奖”行远奖学金及参加学校“荣誉学士学位”项目，激发学生书院学习的动力和积极性。

五、行远书院通识育人理念特色

1. 从“文理兼备”到“文理融通”的跃升

近年来，我国高校在通识教育的实践上的改革探索日趋多样化，随着”双一流“建设的推进，国内各大高校以此为契机纷纷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书院制通识教育改革，通识教育的发展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呈现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在通识教育的课程建设方面，多采取从现有专业课程中遴选相对来说比较符合通识理念的课程来实施，类似于专业课的普及版，这是一种“入围式”的通识课程建设。而在课程架构方面，部分院校采取文科课程与理科课程简单加和的形式进行课程架构，即文科课程与理科课程各占总课程量的一半的形式，也就是“文理兼备”。这种形式作为通识教育开展初期阶段的一种探索形式无可厚非，但是从人才培养的长期发展来看，却存在诸多局限。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将“文理兼备”比作加法，把“文理融通”比作乘法，在教学中我们传授给学生加法运算的技巧，那么能达到的最佳教学成效就是，学生们完全可以进行熟练地进行

复杂的加法运算，但是我们却难以期待他们能够自主地开展较为简单的乘法运算，因为那是一种全新的技能。正式因为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了这一点，所以行远书院才力倡“文理融通”取代“文理兼备”，即培养“跨学科思维”这种需要后天反复训练才能习得的高阶能力。要实现这种能力，需要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独立思考、理性判断等多方面的能力，在教学实践上的具体做法是以“文理融通”理念贯穿课程设计、第二课堂、文化氛围、物理空间等诸多环节，核心抓手是培养引进能够深入践行“文理融通”理念的教学团队与管理队伍。

2. 从“均衡施力”到“精准着力”的侧重

虽然通识教育的教学实践在我国已开展多年，但是对于“通识”内涵的理解却莫衷一是，这种理念模糊的情况造成不同地区教学实践的开展也大相径庭，同时也造成诸如“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对立”“通识教育虽在理念上优于专业教育，但是在具体的人才培养环节却难有实质性的成效”这样的误解。与普遍意义上的通识教育实践相比，行远书院已将这种主张突破理念层面，以实质性的教学实践为依托，同时区别于“均衡施力”的书院通识教育实践，区别于突破专业将学生培养成全才的教育，行远书院更主张“精准施力”，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可能。在现实世界中，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永远无法穷尽，亦无法学尽，故行远书院跳出以传授知识为首要目的的窠臼，而侧重为学生建构多知识学科的架构，学生在框架建构的基础之上，得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修其他的课程进行学习，从而进一步自主建构更为丰富健全的知识框架，真正习得发现知识，乃至创造知识的能力。

3. 从“师生交流”向“生生互动”的延展

行远书院的育人理念跳出单纯依靠课堂教学为主的模式，将人才培养的视域从“师生交流”的范畴扩展到“生生互动”，更加注重本科生人才培养环节中的思维训练与能力训练，着力培养专业素质与协作能力兼备的优秀人才。多年的教学实践表明，“生生互动”较之于“师生互动”具有更多的主动性、灵活性、以及趣味性，是人才培养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为将这一理念转化为实质性的教学实践，行远书院在教学模式上引入讨论课环节，采取分组讨论的形式，选拔学生助教组织开展讨论，并辅之以相应的课后作业，由学生助教进行组员的作业反馈，以此让“生生互动”形成良性循环，真正实现朋辈互助。之所以采用这种教学模式，是因为经过多年的实践与观察，我们发现即使是在品质出众的通识课上，在老师授课之外，文理之间的实质性互动也是极为有限的，也就是说，跨专业的讨论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正如本部分1中提到的那样，为了“融通”，我们首先要从交流开始做起，而这种跨专业的交流需要精选的讨论题目的设置，以及讨论开展的过程中助教的有意引导才能得以推进。在这种教学模式的基础上，书院学生社区采取跨专业集中合宿的形式，在课堂外提供跨专业思维交流的平台，另设“团膳”活动，躲避球系列运动，两者相得益彰，在物理空间与活动空间上都为学生提供充分交流的空间。

六、结语

为了宽口径培养复合型人才，在“三通两识”的育人理念指导下，通过全方位、全环节、全过程实施行远书院特色的培养模式，将“文理融通”、“精准施力”、“生生互动”育人逻辑融合进课程体系、教学模式及管理模式等架构设计，让每一位书院的学生在良好的育人氛围中，获得知识、能力、素质三个层次的提升，实现育人初衷以及教育资源最大化。虽然书院制教育仍道阻且长，但行远书院仍扎实地不断求索，立足社会人才发展需求不断创新育人模式。

参考文献

[1]宋珂.澳门大学“书院制”教育特色略论[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9,40(08):60−62.DOI:10.16336/j.cnki.cn43−1459/z.2019.08.015.

[2]Maslow A H. Some educational implicitions of the humanistic psychologies[J].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s,1968,38(4):685−696

[3]Rogers C R. Significant learning in therapy and in education[J]. Educational leadership,1959,16(1959):232−242.

[4]Chickering, A.(1969) Seven vectors. Retrieved from http://www.cabrini.edu/communications/ProfDev/cardevChickering.html.

[5]程思　. 困境迭生的“自治”：中国大陆现代书院制改革运动的基础、特色及其反思[C]. //程海东 宫辉.现代高校书院制教育研究, 西安交 通大学出版社, 2016:207−209.

[6]罗亚利, 王运来. “执两用中”：钱穆的通识教育思想[J]. 高教发展与评估, 2023(2).

[7]李响.“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梅贻琦通才教育思想及其启示[J].教育观,2018,7(21):50−52.DOI:10.16070/j.cnki.cn45−1388/g4s.2018.21.016.

[8]王洪才.现代大学书院制的兴起、意义与局限[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8(03):141−147+160.

[9]杨国欣.现代大学书院教育体系何以构建——来自河南科技大学丽正书院的探索与实践[J].河南教育(高等教育),2022(01):42−45.

[10]高校扎堆入局!书院制,越来越火[EB/OL]. 爱子网，2022[2022−06−20]. https://www.aiziw.com/jiaoyuzhishi−212326.html.

作者简介

周容容，中国菊，刘文帅，中国海洋大学行远书院。

